

# 徐氏書坊書訊 Hsubooks Bulletin

發行期日：2017/05 第 001 期  
發行者：徐氏書坊企業有限公司  
網址：www.hsubooks.glob.tw

目錄：創刊言 .....	[p.1]
新書發表：《拓友黎的歷史》 .....	[p.1]
特稿：《拓友黎的歷史》中譯本與譯文第一部份介紹 .....	[p.2]
原著者 .....	[p.7]
學者推薦序 .....	[p.7]
編譯者 .....	[p.7]

## 創刊言

基於全球化的趨勢，各種不同族群與文化的接觸日愈頻繁。本書坊將秉持專業與學術的精神，致力於不同文化領域的歷史、文化與語言等人文方面圖書之出版，以提供一個高水準的人文出版與知識平台予讀者。本書坊網站亦將提供此方面的各種資訊，讓讀者得以分享相關方面之知識與訊息。在此期冀讀者提供各種意見或圖書稿件，並歡迎有志之士加入本書坊的出版行列，意者可洽：Hsubooks.editor@mail.com。

## 新書發表：《拓友黎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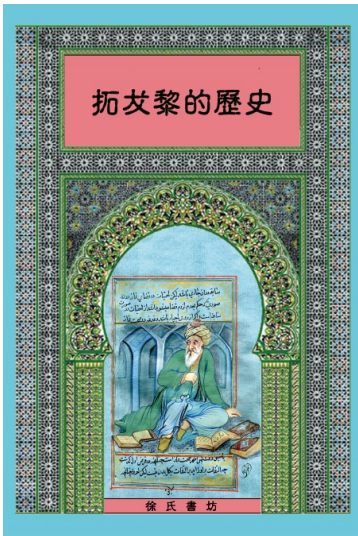
本書坊第一階段的出版計劃為中譯「聯合國經典著作叢書」中的《拓友黎的歷史》(«Tārīkh al-Ṭabarī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此套叢書的英譯版(共40冊)已於1985-2007年間付梓。《拓友黎的歷史》中譯計劃將包括26冊譯文，以及索引與附錄兩部分，此外，亦將出版其相關研究專書，以提供讀者一個對中東地區歷史與文化的深入了解與研究之專業性平台。目前該中譯計劃的第一部份(伊斯蘭教前時期)五冊譯文(精裝附盒套不分售，全套定價：NT\$ 4,800元)與中譯本概介(精裝可單購，定價：NT\$ 950元)於五月初上市，各冊書名如下：

1. 拓友黎的歷史 [中譯本概介]
2. 拓友黎的歷史 [譯文 ①]：開天闢地篇 (第一部份第一冊)
3. 拓友黎的歷史 [譯文 ②]：人種族群篇 (第一部份第二冊)
4. 拓友黎的歷史 [譯文 ③]：古聖先賢篇 (第一部份第三冊)
5. 拓友黎的歷史 [譯文 ④]：早期王國篇 (第一部份第四冊)
6. 拓友黎的歷史 [譯文 ⑤]：波斯君王篇 (第一部份第五冊)



[中譯本概介]	[譯文 ①]	[譯文 ②]	[譯文 ③]	[譯文 ④]	[譯文 ⑤]
定價：950元	定價：950元	定價：950元	定價：850元	定價：950元	定價：1,100元

特 稿：《拓友黎的歷史》中譯本與譯文第一部份介紹



## 《拓友黎的歷史》

聯合國經典著作叢書

這是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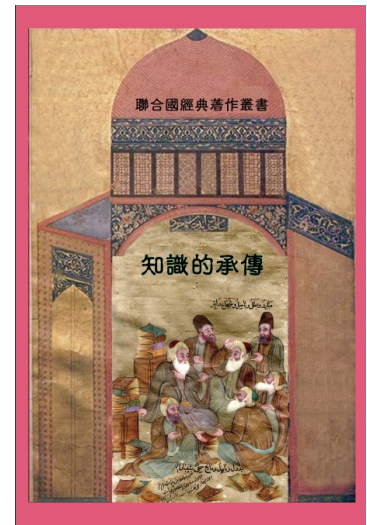
改變你瞭解歷史的書

改變你傳統認知的書

讓你跳脫傳統文化巢臼的書

讓你更具智識與更成熟的書

它讓你瞭解中東各族群的文化  
與思維，以及各宗教與團體派  
系的源起與衝突



拓友黎在其史著《拓友黎的歷史》一書中，將前人著述中各種相同與不相同的傳述資訊，以並列的方式記述下來，並將其資料來源詳細列出。在公元622年伊斯蘭教奠立後，他更以逐年的方式，記述所發生的重要事件至公元915年。在其史書完成後，許多他引述的早期作品則日後逐一佚失，因此，他的史著又成為早期史料的保存者。其後的許多著史者乃以其史著為藍本或作為參考，著作出一連串重要作品。

在處理前人所傳述的史料上，一般認為他是相當客觀，例如在有關一神教先祖亞伯拉罕獻子一事方面，對於亞伯拉罕所獻之子是以實瑪利(阿拉伯人的先祖)還是以撒(猶太人的先祖)此二不同傳述，他認為二者皆屬實，不偏倚阿拉伯人或猶太人。而由他所記述的“魔鬼撒旦的詩篇”(Satanic Verses)此一歷史事件，則成為英籍印度裔作家薩勒曼·魯旭迪(Salman Rushdie)的1988年小說書名；由於此一事件的反伊斯蘭教意涵，以及該小說的諷刺手法，使得魯旭迪引來至今仍未平息的殺身之禍。

拓友黎在其史著中描述各不同族群與時代的君王統治事蹟，以他們的統御是否合乎正道作為治國者之殷鑑，因此其史著又稱為《君王諸國史》(«Tārikh al-Mulūk wa-al-Umam» [«The History of Kings and Nations»])。在他生動的筆觸下，其史書中的許多敘述讓人讀來猶如在欣賞一部小說，其中所描繪的人性之好壞善惡，甚至比八點檔還精彩。在提到以色列君王掃羅，他敘述道：

只要他掃羅能力所及，他就殺掉任何以色列族人的學者……後來，掃羅內心產生懺悔，他後悔並哭泣，人們也對他憐憫……他掃羅說：你大個子可知道在大地上有學者，讓我能來問他：“我可有救贖的機會嗎？”大個子對他說：你知道你像什麼嗎？你就像夜晚時住在一個村鎮的君王，而公雞則鳴叫著。於是，他掃羅就把公雞視為是一個惡兆，說道：不要放過村鎮裡的任何公雞，你們去殺掉它公雞。當他掃羅要睡覺時，他就說道：當公雞叫時，你們要叫醒我們，好讓我們能及早出發。他們人們就對他掃羅說：你可有留下任何公雞，來讓牠的叫聲被聽到嗎！你在大地間可有放過任何學者嗎！



阿拉伯人有句諺語：「知識雖遠在中國，亦將去求之。」於是，許多中古世紀的阿拉伯與伊斯蘭學者，便遵循這句話的精髓，四處遊歷，求教各地的大師。君王也四處尋求並延攬大師到其統御的境內服務。在此氛圍下，產生了人類的一個黃金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

而古代的巴比倫、亞述、印度、波斯、猶太、希臘與羅馬等不同的中東文化與文明所產生的各種著述與成果，在不同時期中，被其後的文化與文明加以承傳、抄錄與翻譯保存下來。當伊斯蘭國度建立後，本著中東地區此一文化與文明的承襲傳統，上述各文化與文明的許多著述與成果亦被如此承襲下來，保存在各種阿拉伯語著述中。如下所言：

“所有中東地區人們的文化與文明智慧遺產是從一個族群傳到另一個族群，從一代傳到另一代，直至最後傳到阿拉伯著述中。”

在伊斯蘭教因素下，阿拉伯語被視為神聖的語言，因此，在歷經了1,400多年後，其語言一直保有一致性，使得今人仍然可以閱讀其古代的所有著述；更重要的是，該語言的書寫系統也被許多採信伊斯蘭教的各族群所採用。

因此，直至1930年代之前——東從東土耳其斯坦(包括中國新疆)西至西班牙半島，北從中亞南至非洲中部與南亞地區(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馬來西亞和印尼等)——阿拉伯語字母成為此地域內的主要書寫系統。該等地域內的知識份子與學者皆會學習阿拉伯語，以作為伊斯蘭世界的共通語言。這種由伊斯蘭文化與文明所產生的凝聚力，使得伊斯蘭文明融合了各種族群，創造出伊斯蘭帝國，並滅掉中古世紀的兩大帝國——波斯與羅馬。

為了對抗此一新興的伊斯蘭帝國，當時的基督教世界產生十字軍運動(1096-1291)。當十字軍運動於13世紀末結束後，為了瞭解這一個擊敗波斯、羅馬與拜占庭等帝國，而稱霸一方的伊斯蘭帝國，歐洲各國乃雇用學者翻譯一些有關此一新帝國的書籍。於是，從其聖書《古蘭經》到各種被視為有所助益的書籍(包括一些能提供深入瞭解其文化與社會的歷史書籍)乃被翻譯出來。如學者所言：

“在西班牙採行並吸收伊斯蘭的一些長處上，……當前方戰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一股追求知識的渴望使其專著於把阿拉伯文著述譯成拉丁文，從而學習如何把獲得的知識作為武器來對抗穆斯林阿拉伯人；並學習阿拉伯語言，以便與之進行論辯。”

許多被保存於阿拉伯文中的一些古代著述，包括來自亞述、巴比倫、猶太、印度、波斯、希臘與羅馬等各文化與文明者，接連被翻譯出來。而歐洲的一些學者也開始遠赴伊斯蘭教統御內的西班牙、北非與近東之文化與學術重鎮，進行接觸與學習。如下之言：

“在12與13世紀期間，歐洲產生了科學覺醒，基督國度的學者們前往在西班牙、埃及、敘利亞與摩洛哥的穆斯林大學，以便從他們的宗教敵人(與智識之友)那裡求知。”

在這一波文化與文明的接觸下，不僅讓許多被保存於阿拉伯文中的希臘羅馬著述重新被發現，且被翻譯出來，最後，更引發了14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或稱為復興希臘羅馬文化運動)。更重要的是，把稱為“馬德拉沙”(madrasaī)的伊斯蘭學院教育機構引入歐洲，從而產生歐洲的學院與大學。

換言之，阿拉伯伊斯蘭文明讓西方重新發現古代的中近東文明，這些中近東文明在阿拉伯人的承傳與發揚下，開始被歐洲人承襲。於是，當今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與文明——包括文字、星象、物理、化學、醫學、數學、哲學、宗教與文學等各領域——皆源自中東地區。此一現象可從歐洲各種文字，於上述各領域中，都還存有阿拉伯語的用字與名稱即可瞭解。



19世紀時，當考古學與語言學被發展出來，一些古代文字——如埃及文與楔形文字——相繼被解讀出來後，依據原始資料來研究古代社會、文化、文明與歷史，乃更具有其重要性。而歷史也開始從科學的角度被重新定義，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在此趨勢下，許多古代的文獻被重新研究，並依新的資料與證據重新解釋。於是，許多傳統的歷史著述，包括一些被視為具有歷史意涵的宗教著述——如新舊約《聖經》與《古蘭經》等，也被重新檢驗，甚至被批判。傳統上，以宗教為出發點的歷史著述——即稱為宗教史 (salvation history) 者，也被世俗性的歷史 (profane history) 著述所取代。

一些熟稔亞拉姆語 (Aramaic)、古敘利語 (Syriac)、希伯來語 (Hebrew)、阿拉伯語 (Arabic)、波斯語 (Persian) 與鄂圖曼土耳其語 (Ottoman Turkish) 等東方語文的西方學者 (即被稱為東方學者 [Orientalist] 的)，開始根據各種原文資料，對所有的古代文化與文明進行瞭解與研究。在此一波研究下，西方學界產生出東方研究 (Oriental Studies) 此一學科，並引發日後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論辯，甚至催生了伊斯蘭教復興運動 (Islamic Revivalism)。

在東方學者的努力下，許多重要的中東歷史、文學、宗教、律法與語言等各方面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與鄂圖曼土耳其文著述被編輯出版，以利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完成於公元915年的《拓友黎的歷史》。

《拓友黎的歷史》這一部著作，是作者將其在各種領域的研究中所蒐集之資料，記述於紙片中，並在教學中授予學生，然後，他再整理編撰成書。在此部作品中，他擷取前人的許多著作，將其中各種事件的不同記述，以並列的方式客觀呈現。

他從宇宙的創造、人類的起源與分佈、伊斯蘭教興起前與興起後的中東各族群之歷史，以編年史的方式，記述到其時代，完成了一部屬古代世界 (Old World)——指歐亞非三洲而言——的世界史。此書包括有猶太教、基督教、祆教、波斯、希臘、羅馬與西亞突厥等各族群的記述，其中最主要的是有關公元622-915年間的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歷史之記述。

在伊斯蘭教歷史部份，拓友黎以逐年的方式，詳細記述每一整年所發生的事。因此，當《拓友黎的歷史》在10世紀初完成後，頓時成為各方購買、爭相搶閱與研讀的鉅著。由於它不僅是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中第一部以逐年方式寫就的一部世界編年史，更重要的是，它所引用的許多早期資料，後來日漸散佚，使它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保存者，更是日後研究此一時期歷史的唯一重要作品。

在《拓友黎的歷史》完成後的幾個世紀內，它成為許多阿拉伯與伊斯蘭學者在著述歷史方面的範本。其後的一些作家不僅接續撰寫了所謂的“拓友黎的歷史續篇”等類型的著述，一些作家且以其為藍本寫就一連串重要歷史著作，如伊本·阿細爾 (Ibn al-Athīr, 1160-1233) 的《歷史大全》(《Al-Kāmil fī al-Tārīkh》[The Complete History]) 與伊本·赫勒頓 (Ibn Khaldūn, 1332-1406) 的《歷史殷鑑》(《Kitāb al-‘Ibār》[The Book of Lessons])。

於是，許多由穆斯林所著述的歷史、傳記、地方誌與遊記等各種被視為具有歷史價值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成為歷史研究者的重要文獻。在19世紀之前，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所產生的歷史著作數量之多，超越了全世界各族群的歷史著述之總和。有別於多數的官方歷史，這些歷史著作多由個人所為，因此，它們不僅為世人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紀錄，更擔負起所謂的“文明承傳”之職責。



《拓友黎的歷史》一書的英譯版在三十多位學者分工合作下於1985-1999年間問世後，提供非阿拉伯文讀者一個透過譯文來瞭解原始資料的機會，更難能可貴的是，此英譯文本的英譯者更附上許多可供參考的註釋與書目，為有意做進一步研究者提供很好的指引。

而原作者極富故事性之筆觸與手法，讓人對此書的閱讀，有如在欣賞一部故事集，甚於一部歷史。不過，有鑒於原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文體，其段落經常過於冗長，再加上原文中許多人物不僅有冗長的人名，且同一人在不同文本處會有不同的人名格式，使得在閱讀上產生一定的困難度。

英譯版對於這些冗長的文本亦常沿用之，對不同格式的人名不僅未能統合，在不同英譯者的翻譯過程中，對同一格式的人名、地名與專有名詞還會有不同的譯名，此更造成額外的閱讀困擾。對於這些不同格式的名稱，在原文文本與英譯文本中，皆未提供一個完整且可交互參考的索引。

筆者經過長期的研究與思索後，決定以翻譯《拓友黎的歷史》為基礎，提供對此方面有興趣的中文讀者與研究者一個機會，從原始資料來瞭解中東的文化與文明。筆者更期冀藉由相關資訊——如索引、書目與附錄等——的編撰，提供讀者一個進一步研究的機會。

誠如《伊斯蘭文明構建者：拓友黎》一書之作者所言：“有關拓友黎的歷史方面之研究，尚處於萌芽的階段。”尤其是在歐美以外的非阿拉伯語地區，許多人對中東各族群的歷史與文化之了解，大都來自西方語言的著述，而這些著述中有些是片面，有些則是偏頗的。

鑒於多數的東方讀者與學者鮮少對此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著述。因此，筆者希望藉由《拓友黎的歷史》之中譯，讓所有讀者不僅能一窺中東地區人們最真實的歷史感受，亦期望能引起有志者的一些共鳴。



至於人們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歷史是什麼？”，對此，多數人會回答以“過去發生的事”。或許就如拓友黎在其書的開頭所言：“阿拉所創造的第一件事物是筆，並吩咐筆把復活日之前所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以及將發生的事全記寫下來”。這句話的含義就如一句台灣諺語所說的：“人在作，天在看”，亦即“阿拉是無所不知的”。

對許多早期發生的事，人們在未有文字前，僅能依賴口述的方式去描述與承傳過去發生的事。於是，在這些口述中，便出現了許多不可思議的敘述，其中有些被認為是真實的，有些則被認為是虛構的。

於是，當拓友黎在重述這些過去的傳述時，他首先表明，由於人們不可能見證一切發生的事，他的此一著作只是把過去各種記述加以重述。其書中所記載的，有人或許不認同，但這並非他的過錯，他只是忠實地把各種傳述記述下來而已。對於書中一些有所疑慮的事件，他常會以“唯阿拉最知”此句話表達其不確定性。

現代歷史學者諾勒 (K. L. Noll) 在其書中說道：“歷史陳述必需是有意義的話語；亦即該陳述是可以被查證或推論是否屬實，否則便屬‘無意義’的話語。”在此一科學態度原則下的“歷史”，許多過去的各種記載，包括所謂的宗教經典與聖書，從19世紀開始，便被提出各種質疑，更遑論非神聖的典籍。

於是，對過去的記載，便出現兩種立場鮮明的陣營，一為採信之，另一則以懷疑的態度去進行研究。當許多過去的記述無法被證實真假時，或許只能以“有人是如此認為”來表示。

就如希臘作家琉善 (Lucian, c.125-180) 見到當時許多哲學家、史家與作家都在編造謊言，於是就寫了一部稱為《真正的歷史》(《A True History》) 的著作，他開宗明義地說道：我這本書中唯一的一句真話是：「我是個騙子。」也難怪被視為西方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 (Herodotus, c. BCE 484-425) 在其歷史著作中，也存在部分虛構，更遑論後來的許多歷史著述與傳記。

同樣的，許多早期阿拉伯與伊斯蘭教著述(包括拓友黎的史著)之確實性被質疑時，在西方學者間亦產生兩派陣營：其一為採信之但有所保留，另一則完全否定。因此，後者的立場對中東地區的傳統學者與人們而言，是對其文化與文明的否定，因此產生了近代的東西文明論戰。

至於在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本身，基於不同宗教、政治與文化立場，對於拓友黎的史著，有學者說道：拓友黎的史著提供了我們許多殷鑑；有人(或是他的反對者)則說，他的歷史是不可靠的，甚至因不認同其著述而批評他並非穆斯林。

因此，不同的團體、族群與國家，甚至是不同的個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歷史，以作為其價值性的建立。於是，在不同歷史認同的作用下，衝突的產生乃是必然的。歷史為何會有如此多樣與相異的解讀，其中的主要因素，純粹就是“利益”問題。

上述的歷史學者諾勒且提到：在現今環境下，歷史更因為媒體的發達，受到更大的扭曲與操弄。許多的政客、歷史作家、新聞工作者與編劇者等，為了其利益與作品的效果，不惜忽視歷史的真相，以自己的所需、認同與想像，建構其所認為的歷史。如著名的中東學者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他的《被記憶、被回復與被重塑的歷史》一書中所說的：

“被記憶的歷史(remembered history)是有關過去的陳述，此不能算是真正的歷史，是昔時人們的記憶，……被一個群體的領導者、文士與術士選擇作為具有重要意涵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被回復的歷史(recovered history)是一個曾被群體遺忘或拋棄的歷史事件，其後被學者研究並發掘出來。至於，被重塑的歷史(invented history)是為了某一目的與去除疑慮，以異於被記憶的歷史與被回復的歷史去行塑。”

換句話說，現今的人們大多不再關心何為“歷史真相”，僅在意於自己所要的歷史，追求真相的歷史學者反遭受辱罵，甚至是攻擊。因此，拓友黎認為：懿德者在現世是沒有好的酬報的，亦即，這些懿德者經常得過著艱苦的日子，但是他們會忍受，並從困境中成長茁壯。因此，拓友黎的生活哲學是“知足”。

如今，我們應當如何閱讀《拓友黎的歷史》一書，筆者期望讀者能抱著看故事的心態先閱讀本書。拓友黎的史著將提供你許多令人振奮的故事，在其中，你將看到——如當今世界中的超人、蝙蝠俠、美國隊長、蜘蛛人與鋼鐵人等——有著神奇力量的人物，以及讓人感覺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快感。而藉著他神奇之筆所刻畫出來的各種歷史事件，讓你如同置身於八點檔連續劇般的情節中，看盡人世間的各種好壞善惡。

更重要的是，透過拓友黎的歷史概念與方法，讓我們瞭解客觀的歷史著述方式。如今，利用現有的科技、考古與各種文化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用一種“歷史拼圖法”(history-puzzle mapping)的方式，將人類各族群的歷史逐一拼湊起來，並加以重構，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瞭解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

若讀者想探究真相，成為一位中東研究方面的專家，除了可參考本中譯版所附的註釋外，亦可參考筆者所編撰的索引、附錄與書目等資訊。希望此等資訊對有志者能有所幫助。讀者若無意於此，當可略去這些部份，直接去閱讀譯文，當個一般的讀者。

摘自：《拓友黎的歷史：中譯本概介》

## 原著者

穆罕默德·本·賈里爾·拓友黎 (Muḥammad bn Jarīr al-Ṭabarī, 839-923) 出生於波斯拓友里斯坦 (Ṭabaristān) 行省的省會阿睦勒 (Āmul)，自幼接受《古蘭經》與聖訓方面的教育，12歲便離家到各重要文化重鎮遊學，隨後定居伊拉克的巴格達。作為一位學者，拓友黎不求名利，甚至拒絕任何官位，終身以研究、授課與著述為志，成為受時人與後人敬重的學者。他的兩部最重要作品——《古蘭經闡釋大全》(«Jāmi‘ al-Bayān ‘an Ta’wīl al-Qur’ān») 與《拓友黎的歷史》(«Tārīkh al-Ṭabarī»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至今仍是極重要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史著，更成為他之後所有史學學者(包括當今東西方學者)的主要參考依據，也是伊斯蘭教世界人們的共同歷史記憶。

## 學者推薦序

拓友黎的著作，代表早期伊斯蘭歷史學的極致成果，拓友黎所提供的歷史資訊，成為我們對早期伊斯蘭歷史的主要依據，對於瞭解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之興起，以及其稍後在中古世界——東從辛德、阿富汗與河外地區，西至摩洛哥與西班牙——的軍事與文化方面之發展，更具重要價值。

克里夫德·愛德蒙德·博斯沃司 (Clifford Edmund Bosworth)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阿拉伯研究 榮譽教授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  
《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拓友黎的歷史》英譯版譯文編校



拓友黎至今仍被視為是早期伊斯蘭史的最佳歷史學者，此世界史著作在其死後數個世紀仍然是一部影響極鉅的作品，也成為其後中古世紀穆斯林歷史學者在著述早期伊斯蘭歷史之主要參考作品。

珂蘿勒·潔俊布蘭德 (Carole Hillenbrand)  
英國愛丁堡大學 伊斯蘭歷史 榮譽教授  
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國王國際獎 (King Faisal International Prize)  
伊斯蘭研究獎項得主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 獲頒大英帝國勳章 (OBE)



徐正祥博士翻譯此歷史鉅著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尤其他所編撰的索引，將提供阿拉伯原文版與其英譯版進行交互索引之用。我確信，藉由此中文譯本，以及其索引、書目與附錄，對中東中古歷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與學者皆能受益；而人們也得以擴展並加深世界史方面知識，以進行更具深度與智識的研究。

伊賀珊·亞爾夏特 (Ehsan Yarshater)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榮譽教授  
《伊朗百科全書》創立者與總編輯  
《拓友黎的歷史》英譯版計畫推動者與總編輯

編譯者：徐正祥（英國愛丁堡大學伊斯蘭與中東研究學系博士）